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五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周興嗣

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世居姑孰齊建武中舉秀才除桂陽郡丞梁受禪爲安成王國侍郎擢員外散騎侍郎遷給事中除臨川郡丞復爲給事中有千字文一卷集十卷

休平賦

白鶴羽扇賦

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而陽止旣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駢瑤蕩雪盈華寫潔通脊似介點首如翳繁吹動髮環涼入衣悽兮若秋之暮懷兮如雪之飛

魏文類聚六十九

司馬筠

筠字貞素河內温人晉譙王承七世孫師事劉瓛齊建武中爲

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入爲尚書祠部郎遷王府諮議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

皇子爲慈母服議

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倘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

梁書司馬馬壽傳

迎氣不用牲議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爲鷹雝羅方設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

珪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況今祀天豈容尚此詰

夏初迎氣祭不用牲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同馬鈞議帝從之

參議尚書齋祭服

禮記玉藻云諸侯玄冕以祭碑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預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皂衣絳襪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

隋書禮儀志六天監九年同馬鈞等參議

量代脯脩議

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六年十月左丞同馬鈞等參議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并垂示教荅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

口下之字
思作足

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忘理信目雖
畫管窺異見鋒起苟狗離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惑到此深可
矜傷我皇道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始終之奧忌猶
紫之妨薰朱惡雉珉之亂鳳玉爰發聖衷降茲雅義信之以光揚
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異學翦其邪
心四方篤其羨慕謬以多幸預奉陶均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
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呈

弘明
集十

柳暉

暉字文暉河東解人齊竟陵王引爲法曹累遷相國右司馬入
梁爲廣州刺史再爲吳興太守卒贈侍中中護軍將軍有集十
二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

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發蒙願會玄趣窮神知寂測情盡狀天地相似于載闕疑從春冰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閒祇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顧良以悲哉弟子柳惲頓首白

集

庚黔婁

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仕齊爲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歷編序陵二縣令入梁爲蜀郡太守終太子侍讀散騎侍郎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傳云鯀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豕見右七條弟子

示當作爾

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眾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惟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狎，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駕危辯，鼓僞言，煽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曾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真俗，三才載朗，九服移心，歧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踴躍，至如百家恢怪，所遊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且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從所

排趣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改歷微塵祇增悚汗弟子庾黔婁和南

弘明
集十

許懋

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五世孫仕齊爲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梁受禪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出爲始平太守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拜太子中庶子卒有述行記四卷集十五卷

答敕問雩祭燔柴

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

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室雲漢之說

梁書許
慈傳

封禪議

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以

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旣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渚樸不應金泥玉檢

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二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時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縉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嬪俱上。旣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胡隆沒歎息曰：天下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侯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典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禘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祭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梁書許懋傳：時有者懋以爲不可因建議。

駁明堂儀注

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梁書許懋傳。

謝廣

廣齊末爲祠部郎人梁

時祭東城廟議

初祭是四時常祭首月既不可移易宜依前尅口於東廟致齋

禮儀志二 中興二年四月梁武帝
皇帝位祠部郎謝廣又議帝從之

陸瑋

瑋仕齊入梁爲國子博士

郊祀一獻議

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爲允

禮儀志一天監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同馬鑿以爲云云自是天地

一獻

郊祀服章議

祭天猶存埽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

座皆用衽席此獨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以橐結爲下籍蒲越爲

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

用裘服今請依古吏制大裘隋書禮儀志

一天監七年

又議

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
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繒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
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同上

明山賓

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宋齊徵士僧紹子仕齊爲州從事史奉
朝請始安王遙光撫軍行參軍廣陽令梁臺建歷相府田曹參
軍尚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天監初選爲五
經博士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
中庶子出爲持節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中歷太子右衛
率給事中御史中丞黃門侍郎司農卿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
大中正東宮博士兼國子祭酒假節行北兗州事大通元年卒

年八十五贈侍中。信威將軍諡曰質子。有古禮儀注二百六卷。錄一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

薦朱异表

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梁書朱异傳

郊不應裸議

表記天子親耕。潔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裸耳。郊不應裸。禮儀志一天監三年。博士明山賓議。帝從之。

省牲牽牲讚牲議

案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性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

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

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事牽通典作無親牽牲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

廩犧令牽牲太祝合讚牲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四年明山賈議又見通典四十五

二郊同日議

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

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隋書禮儀志一

天監五年明山賈稱云云詔更詳議

又議

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爲允并請迎五帝於郊皆以

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

同上詔並依議

祿用雞彝牛彝議

尊彝之制祭圖惟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

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爲珪瓚之寶。竊尋裸重於獻，不容其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禘，裸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裸，后以璋瓚亞裸。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裸。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禮物備也。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五年明山賓議

又議

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

同上。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爲疑。山賓云

云帝從之

迎氣服大裘議

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八年明山賓議帝從之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尤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邪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議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爲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彰彰甚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縉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

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况像法末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竝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啟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哉。明山賓和南

弘明
集十

周捨

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齊太學博士。顯子。爲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丹陽主簿。梁臺建，爲太常，及受禪，拜尚書祠部郎。歷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遷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遷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卒。贈侍中。護軍將

軍謚曰簡子有集二十卷

改奏三夏議

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爲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竄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唯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

隋書音樂志上天
蓋初周捨議以爲

元會受玉議

案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昔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主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

隋書禮儀志四
天監六年詔元日受五等

質圭璧並量付所司周
捨云云又見通典七十

金輅議

金輅爲齊車本不關於祭祀

通典六十四天監七年帝據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

詳議周捨
開云云

袞服議

詔旨以王者袞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隋書禮儀志六天監七年周捨議制可又見通典六十一

安成始興二王爲慈母服議

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

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

梁書司馬筠傳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安成王季始興王濬並以慈母表解職舍人周捨議又南史七十一

又議

禮云編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

梁書司馬筠傳又南史七十一

釋奠會議

釋奠仍會旣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褻樂用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

隋書禮儀志四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

丹陽琅邪二郡斷菹捕議

禮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

皆卽目興仁非關及遠三軀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

廣弘明集二十六

鼎銘

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祀波

圓月鏡傳之無已

蘇文翔聚七十三

司馬駿

駿字元素河內溫人仕齊爲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掌
治嘉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歷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
員郎鎮南諮議參軍進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
除雲騎將軍御史中丞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
戍事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有嘉儀禮注一百十二卷錄三

卷集九卷

東宮樂議

旣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

通典一百四十七天監六年
羊仁威府長史司馬駸議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救難滅性論竊以洪波慈被道冠眾靈智照淵凝理絕羣古七禪八慧之辨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煥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而果來雖義微而事替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遠尋邇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朱之目鳴鐘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苟徇所懷坐顛坑窞伏覽皇上令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寂而更闢啟幽途而還晰雖復列聖齊鑣羣經聯奧靈山金口禪冰玉舌終不能舍此以求通違茲而得正信哉澡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此言展方盡述讚弟子司馬駸呈

弘明集十

賜進士出身 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八

全梁文卷五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柳澄

澄字文淵河東解人齊尚書令左光祿大夫世隆第四子歷給事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後爲始興王鎮北長史隨府遷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有集六卷賦體

飛轡竦兮不停陰徂川逝兮無暫舍白日出兮燦晚辰春雷奮兮動蘭夜竊匪報於儲闈叨洪恩於良駕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纓於

唐化

藝文類聚五十六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淵旨冲邈理窮幾奧竊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惟一性般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

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揚墨紛綸，徒然穿鑿，疑滯逐往，將播名教，聖情玄鑒，理證無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歸，實假雙祛，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來告存及，悲抱惟深。

柳橙頓首白

弘明集十

謝綽

綽，陳郡陽夏人。天監初，廷尉卿。終少府卿。有宋拾遺十卷，集十

一卷。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綽和南辱告，蒙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啟羣疑，竊惟人生最靈，神用不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都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滅，是以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况復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資始於黔黎，導識業於精爽，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

慙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預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懷游聖，終憐管窺。頂奉戴躍，永懼脛誘。謝綽和南。

弘明集十

庾詠

詠仕齊未詳，天監初累遷太常卿。

答釋法雲書難范緝神滅論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竊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誓論。欲以有知同此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值飲化之幾，則二諦之言，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其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羣疑與春冰俱釋。雖發論引道，德感冲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無斁。弟

子庾詠和南。

弘明集十

王琳

琳字孝璋琅邪人舉南徐州秀才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累

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終司徒左長史

案後梁別有王琳見卷六十八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製聲溢金石
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
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上拭目神藻彪赫之誠良無紀極
猥惠頒逮銘躍惟重弟子王琳荅

弘明集十

王錫

錫字公叔琳第二子天監中爲國子生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
洗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普通初轉中書郎遷給事黃門侍
郎尚書吏部郎中去職時年二十四中大通六年卒贈侍中諡
曰貞子

宿山寺賦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人界道而遼朗，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寶顯敞而高居。延層軒之迢遞，屬廣廡之踟躕。差繡栢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陟飛陛於峻岬，登步櫚於絕頂。既中天而升降，亦攀雲而遊騁。宇陰陰而怡曠，階肅肅而虛靜。朗華鍾之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窗木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之輕風。因明今目極，憑迴今望通。平原今無際，連山今不窮。識生煙於岫裏，眄列樹於巖中。樹陵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迢迢於原野，心放曠於簾櫳。夜悠悠而何期，露瀼瀼而漸落。翫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致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夜，寢迺高枕而極星闌。

廣弘明集二十九上

王希聯

希聃天監初廬陵太守

奏聞獲銅瑞劍

薄伐凶醜而龍淵耀質凶奴將滅白旗表徵

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梁書天監五年廬陵

太守王希聃於高昌縣獲銅瑞劍二口以聞云云案今梁書武帝紀天監五年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劍二不載王希聃奏梁中書歐陽吳有梁書一百卷隋志僅存四十九卷御覽所引蓋謝吳本也

張緬

緬字元長范陽方城人武帝舅弘策子天監初襲丹陽縣侯起家秘書郎歷淮南武陵二郡太守御史中丞卒贈侍中有晉書

鈔三十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尋三世晒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途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瞿曇之正法所謂輕塵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驚駘與騏驎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盡

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
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妄作於背親義
隨入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
馬寺期法師屢爲設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言爾來歸心絕
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魔徒非但聞覲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
歸信闡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張明
集十

陸璉

璉里系未詳武帝詔修五禮以璉及賀瑒嚴植之明山賓沈宏
爲五經博士有軍禮儀注一百九十卷錄二卷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璉白逮告垂示救荅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照鏡塵蒙弟子門
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尋內外羣聖開引殊
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帶方先王銓五禮以通愛

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神威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口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尙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游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昏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宣抃舞弟子陸

璉呈

弘明
集十

沈宏

宏吳興武康人天監初五經博士有春秋經解六卷春秋文苑六卷春秋嘉語六卷春秋五辨二卷

荅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敕荅臣下審神滅論夫惟機難曉用晦易昏自非疑神斯鑿探頤斯朗豈能拯重累於有感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上德表物垂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

業弘明集
五藻作天
環爰汲
作汲淵

舍氣當
作合舉

暉遠比溟海，近譬井幹亭。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
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欲祭乃降祉。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
以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紀。又五道遞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
驗，不滅之幽旨。但郗克躡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至，盍與若士
齊跡。今仰墜五藻，俯逮闡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
眇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覘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沈宏頓首。

和南弘明
集十

顏縉

繕天監初累遷光祿勳

荅釋法雲書雜范縝神滅論

猥枉明誥，頒述敕旨。審神不滅，以荅臣下。理據眇然，表裏該妙。所
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夫目所不覩，帷屏爲隔。耳所不聞，遐邇致
擁。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仗外書。外書

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符同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即蟬蛻不知晦朔蠅蝓之非春秋靈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允蒼生管見已晦而復曉晚俗淪冥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預從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惟屏來緣可期載懷晷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弘明集

孫挹

挹天監初爲倉部郎中

答釋法雲書難范頴神滅論

辱告惠示敕荅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淵曠非井蛙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一毛不動則眾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

系弘明集
未作末

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永猶復震全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
既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
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岐行喘息同識斯懼翻飛蠕動共陶茲
慶班告來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啟庸感弟子孫挹和南明
集

劉洽

洽天監初太子中舍人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奉觀敕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韶
夏義測爰繫囊括經典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
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
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
以爲佩洽乎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伸講復也弟子劉洽頓

首呈

弘明
集十

王仲欣

仲欣天監初爲建康令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淵麗林不勝躍皇
帝報性自天機神獨遠五體外照三明內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
紘玉瓚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
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
棲心法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晷藻王仲欣和南

弘明
集十

沈緄

緄爲豫章王功曹參軍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緄和南弟子竊以爲交求之道必取與爲濟至於瀆蒙不告則空

辨作辨

致憧憧儵魚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諗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冀煖宿不退。堅冰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升堂。遂招以法。梳杜夷云。召湯馬於澎泉。不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忘疲寢。構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屬既伸。三世又辨。鬼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寬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鉤深。旨超繁表。蒙情易駘。慙能是空。銘末示終。愧鑽仰弟子沈緄和南。弘明集十

張翻

謝天監初揚州別駕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伏見。敕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千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貫百王。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關變情。榮跖移

志反澆風於遂古振瀆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粵不可尙法師精理
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游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塗弟子昔
聞師說悟太傅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之訓信以照哲希蒙紆洗
靡蓋足蹈手舞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世明
集十

郭祖漢

祖漢襄陽人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爲
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
侍普通末爲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

輿觀詣闕上封事

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固識禪慢斯作名
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
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
利辭競相推薦諛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漢勳厚祿賞未均無功側

人反加寵。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爲急務，而郡縣計暴，不加勸獎，本年豐歲，猶人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效，除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眾，耕夫日少，籽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

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恒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見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豈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聚金積緡，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

鄱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朝廷擢用勳舊，爲三陟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勳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眾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

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爲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爲

通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
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管時降蕩滌惟始而
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
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
徵戶課薦其筐篋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
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

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督須加糾擿

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爲吳郡曾無辭讓
請復郊四星南史七十郭神淡傳帝謂情內敘朝政縱地祖淡地

直羅爲像
章鐘陵合

何備

備字彥夷東海鄒人位至臺郎

拍張賦

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前史三十
何遜三何遜傳

遜字仲言。開從兄子。宋御史中丞承天。曾孫州舉秀才。大監中。
為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隨府遷江州。還為安西。
安成王參軍。兼尚書水部郎。除仁威廬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有
集七卷。

窮鳥賦

嗟窮鳥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寓物而知哀。翻排虛藝文類

聚作空而

不矯。望絕侶於霞夕。聽翔羣於月曉。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
沼。時復搶榆枋。至觸窳窮。歸若絕氣。而自墮。似驚弦之不飛。同雞
埒而共宿。啄雁稗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鳥之是非。豈能瑞
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暉。雖有知於理會。終失悟於心機。初學

十又略見藝文類聚九十二

與建安王謝秀才牋

州民泥塗何遜死罪，卽日被板，以民充年秀才，民謝聲口口口非
關右月旦口口口名誰錄，覩物託興，乏澹雅之才，口口口文，豈飄
然之作，伏惟大王殿下，令望邁楚逾河，好德好士，雲歸海赴，
若夫選重雄州，望隆觀國，必使聲高後進，德繼前修，民學異扣鐘
辨，慚炙輶，將以允應貢選，待問金門，上第甲科，旣慚髣髴，管窺雖
畫，彌畏友朋，恩榮忽賚，因請無涯，便當安忝魯服，濫同齊吹，戰荷
屏營，忻惶共色，不任下情，謹奉牋以聞。

爲孔導辭建安王牋

士實塗泥，美非竹箭，昔逢際會，忝申名質，悠悠漢水，徧驚輕舟，雖
慕義如歸，而暗投多愆，遂禮頻上席，愛比後車，感此隆遇，久知輕
死，軒蓋出內，歷念陪遊，府朝升進，隨事多幸，賜餘論於顏色，奉德
首於宴和，藉此增榮，遂延繆價，今使除名，復足在寬，身非木石

戀同犬馬，雖朝夕曳裾，無違接待，而職務一離，有同賓客。瞻階下拜，屑涕無從，永言僚故，載懷罔已。頡頏之禽，慚悲於出幕；蒙茸之獸，結志於首丘。

爲衡山侯與婦書

昔人邀遊洛內，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寔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杆軸。

案前明張紱所刻集本有七召張溥本從之七召出文苑其華三百五十二在簡文帝七廟之後無名氏前不言何遜作葉紹泰又編入昭明集皆無所據也今入梁闕名類

徐緄

緄天監初歷黃門郎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緇和南辱告并逮示敕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倏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蠶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緝和南集十

王靖

靖天監初爲公論郎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巖廊游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惟機爰訪羣下恢弘孝義睿濶淵玄理深樞極自非聰

明徇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闢大聖於
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惟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含和飲德之
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身。不學
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
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
蓋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
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既
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弘明集十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均

均一作筠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天監初爲郡主簿歷建安王偉
記室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徐奉朝請有范曄後漢書注九十
卷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
卷續文釋五卷集二十卷

八公山賦

峻極之山蓄聖表仙南參差而望越北邈迤而懷燕爾其盤柏基
固含陽藏霧絕壁嶮巖層巖迴互桂皎月而常圓雲望空而自布
袖以華鬪帶以潛淮文星亂石藻日流壻若夫神基巨鎮而卓犖
荆河箕風畢雨育嶺生我高岑直今蔽景修坂出兮架天以迎雲
而就日若從漢而迴山露泣葉而原淨花照磯而岫鮮促嶂萬尋

平崖億絕上被紫而煙生，傍帶花而來雪，維英王兮好仙，會八公兮小山，駕飛龍兮翩翩，高馳翔兮冲天。

藝文類聚七

吳城賦

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鑿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墟，紫具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千悲億恨，况復荆棘蕭森，叢蘿爛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夏槿，唯聞秋蟬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藝文類聚六十三
初學記二十四

筆格賦

幽山之桂樹，恆縈風而抱霧，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條，爲此筆格，下跌則岩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員員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

窗而儲筆

藝文類聚五十八

碎珠賦

寶月生焉，越浦隋川，標魏之美，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趨麗，亦綴履而升妍。豈銜恩以赴時，獨佩皎而騰天。瀛淮激電，甘海震雷，明珠碎矣。于川之隈，視員流而失轉，見折水之喪迴。謝驪宮之瑞飾，粉靈蚌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芒昧芳，儼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宣珠之形兮。蘇文類聚作珠兮珠兮不復全，撫陸離之瓊佩，弔幽翳之金筵。豈照車與璿燭，但黃塵及寒煙。聊歌曰：玉山之津兮已濡，幽蘭之草兮亦舒。又聞珩璧之獨照，不見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青雲之可尚，當與碎珠而同棲。初學記二十七又略見蘇文類聚八十四

橘賦

增枝之木，既稱英於綠地。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見雲夢之千樹，笑江陵之十蘭。葉葉之雲共琉璃，而並碧。枝枝之日與金輪，而其丹。若乃秋夜初露，辰郊欲素。風齋寒而北來，雁銜霜而南渡。方

散藻於年深遂凝貞於冬暮

藝文類聚
八十六

揚州建安王讓加司徒表

臣聞玄黃之馬事絕於銜鑣蟠朽之材飾乖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器無取遠物近身於焉在譬

藝文類聚
四十七

與施從事書

故鄆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緣嶂百重青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破迎風雨如晦雖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裏散賞

藝文類
聚七

與朱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漂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峯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

千轉不窮，援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河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蘇文類聚七

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薛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華，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蘇文類聚八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荐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助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憂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呼，子羽濟川而怒目。伏飛舞劍而東臨，蓄三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平

閩僕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
銅純鉤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燠北島使蓬
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領下之珠擲
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
子三思反此明玉藝文類聚
八十四

食移

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
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恆情羌難得
而覩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
寐難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尙然況仁義之君子
哉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洞房綺窗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
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謂古昔之恆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椰欲彈琴

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雁鷺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皋綠菹之筍，洞庭紫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脯，元圃鳳足之藟，千里尊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卽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憇義。救文類聚

七十二

餅說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麩，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飴，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

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

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藝文類聚七十二
御覽八百六十

連珠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娥媚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

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守玄豈乏炫曜之才

藝文類聚五十
七文苑英華七

百七十一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紫帶不

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珪之位

同上

劉劭

魏字彥和東莞莒人天監初爲奉朝請中軍臨川王記室遷車

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太子通事舍

人遷步兵校尉後變服爲僧改名慧地有文心雕龍十卷

文心雕龍序

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閒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圓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罔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昭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餘敘一文爲易兩論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

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響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鉅管何能短燧茫茫往代既洗子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梁書謝靈運傳又略見南史七十二御覽六百一

滅惑論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釋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諸死爲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眞僞煥然易辨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氣必終礙於

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聞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習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暗爲飛戾天盜兔爲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二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髡頭主不棄妻而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爲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况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關於孝鑿以聖境夫何怪

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偽，興造無費，苦剋百姓，使國空
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況人不織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
爲失，日用損廢，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
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
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一作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
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於戰伐，存者七
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蓋此之由。
京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
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於政。

繁宏明作
史作太
京索作
亥嬰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
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
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

食下脫
別字
阻當作權

迹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
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
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鑑燭人世過馳馬於格言逝川
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
感之無差辨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摧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
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治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
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其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
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
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治澹樸澹樸不疑而拔苦
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
三皇以澹樸無服五帝以治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
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

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誠，惟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教有二，縉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受累，髮者形飾，受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
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
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禱後改爲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
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禱改
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
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屠爲圖
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
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
頌允塞宴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盍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
所頌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惟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
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
義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

又云胡人粗曠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况適外域孰見其踪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向愛凶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獫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道而狐狸是誅淪湮爲醜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佛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眾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曰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引其道化在粗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

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乃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監尙書召湯武抒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曰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邪何以奉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眞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用用靡識具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

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
陶鑄羣生無異也故能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
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
法則真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
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遜實爲大賢著書論道實在無爲理歸
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間斯乃尊俗之良書非出
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
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治業修於是愚狡方
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
智可罔與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
爲妙猶不足算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
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
知邪貪壽忌天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謫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

海嘗作哇
若當作苦

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寶惜淡唾以
灌靈根避灾若病民之恆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
之舊風故利兵鈎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灾淫術厭勝奸方理穢詞
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
慄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實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巨瑞
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蕪產業蠱惑士女運遮則蠟國世平則蠹
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靈比玄妙上清金容妙相
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耶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
醜積弘誓於方寸孰與藏宮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
鼓於唇齒校以形跡精麤已懸覈以至理真僞豈隱若以癡笑精
以偽誦真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

弘明集八

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

夫道源虛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玄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靈

先入感鳳之寶，九河方道，已致應龍之書。況種智圓照，等覺徧知。揚萬化於大千，搗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舩游水，馳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似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推整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艘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踟躕而忘歸。藝文類聚七十六

劉孝綽

孝綽，字孝綽，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小字阿士。齊大司馬府從事中郎繪子。天監初，爲著作佐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水部郎。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尋補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郎，復爲洗馬。出爲上虞令，遷除秘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免。起爲安西

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兼司徒右長史太府卿太子僕
員外散騎常侍廷尉卿免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復爲太子
僕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遷信
威臨賀王長史除祕書監有集十四卷

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

臣聞大邦維屏既慙宗子之誥思樂頰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
興九伯錫壤參虛漢啟二河分珪舊楚自私家慶總集微躬雍部
襟帶跨制數州西拒嶢關北跨鄧塞雖復呼韓來朝葉街納質二
虜尋戈四郊無警猶當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退求諸己無或寡
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初學
記十

東宮禮絕傍親議

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
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

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
符謂猶應稱兼慕請至卒哭

梁書昭明太子傳周史五十三

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啟

生木遊火之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
天有祚不爲定於郊鄔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藝文類聚九十九

謝爲東宮奉經啟

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
德茂周序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盛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
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尙多髦俊寵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
聞猶甘夕死況茲恩重彌見生輕

藝文類聚五十五
初學記二十一

求豫北伐啟

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桓
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苻堅山濤謂羊祜不强建成侯卒

平孫皓。微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蘇文類聚

五十九

謝西中郎諮議啟

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疏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冤。災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骨肉。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疏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為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實。復齒盛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效答。梁書劉孝綽傳

謝東宮啟

臣聞之先聖。以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閒。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為阿宰。

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
賀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人朝
見嫉至苦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
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
切齒殿下海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
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
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詆羅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
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願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己之
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譏不取信於宸明在縵嬰纏幸得蠲於庸
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
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
違見疵復使引藉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
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滿覺多忝但未喻丹石

永藏輪軌相彼工言備茲媒議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

無謝陽春

累書劉孝綽傳

謝安成王齋祭孤石廟昨肉啟

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鶴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邁迓復等受釐預頒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

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蘇文解聚七十二

謝晉安王餉米酒等啟

傳詔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菹脯鮮茗八種氣苾新城味芳雲杜江潭抽節遊昌苻之珍壇場擢翹越葺精之美羞非純束野麋藁似雪之醪醑異陶瓶河鯉操如瓊之粲茗同食缺酢類望甘免千里宿春省三月種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

經茶

謝給藥啟

一物之微遂盟膏肓名醫上藥爰自坡府雖巫咸視診岐伯下鍼

松子玉漿衛卿雲液比妙翠珍實云多愧蘇文并聚

謝越布麻

比納方納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島夷城文類聚

荅湘東王書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末勞刺舉且擢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蘇文

類聚作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願慙先哲

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岳威懷之道兼

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

自退居素里卻埽窮閭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

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其非匹竊以文豹

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

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發誘且

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願已反與戲

懷累息但瞻吾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
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梁書劉孝綽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五十八

與弟書

方弘游典墳寤歌林澗覽興衰於千載觀榮落於四時

歲時紀要

荅雲法師書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教旨所荅劉太僕思效啟義窮深遠語兼巧
便伏聞希有身心踴躍昔艾盾夾車備不虞於周后兵旗引駕防
未然於漢君斯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實寓之中理隔天人
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迹闔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慈
導三有仁濟萬物猶以發藥末周寶船不倦解劍卻葢躬詣道場
瑞花承足人觀雕輦之盛金輪啟路物觀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
均祗鷲本無四畏靈慮五怨思效遂虜引梁丘隨劍之說日殫彌
瑟之辭何異迴龍象於兔徑注江海於牛迹聖旨慙慙曲根誘喻

虜當作虜

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破羣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觀真
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仰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餐香
鉢復得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葉受潤大雲猥蒙開示深自
慶幸不勝歡喜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釋藏策五廣弘
明集二十八上

昭明太子集序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間之七鬯之義存焉故書有孟
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伯夏周可得而稱啟誦而已
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闡爾無間漢之顯宗晉之肅祖
昔自春宮益好儒術或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貞假子桓雖
搗藻銅雀集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才多
藝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自天惟
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珪如璋不因琢磨之義爲臣爲子
盛待觀喻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

以弦誦之餘辰總鄰魯之儒墨徧緜細於七閩彈竹素於九流地
居上嗣實副元首皇帝崇拱嚴廡委咸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
雖一日二日攝覽萬機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敬案而忘息況復延
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殊路倦馳靈臺
辟雍之疑禮宗祭社之繆明章申老之議通顏理王之說量嚴然
否剖析同異察言抗論窮理盡微於時淹中稷下之生金華石渠
之士莫不過衢樽而挹多少見斗極而曉西東與夫盡春卿之道
贊仲尼之宅非賈誼於蘇林問蕭侍於棗據區區前史不亦慙歟
加以學貫總持辨同無破五時密教見猶鏡象一乘妙旨觀若掌
珠及在布金之園處如龍之眾開示有空顯揚權實是以徧動六
地普雨四花豈直得解纓須提舍鉢抽沙騰曇言德梵志依風而
已哉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
成遊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

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
逸興詠。並命從遊。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焯燿之說。表極遠大
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區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
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佻優而已。子淵淫靡。若
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
笑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尙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
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墊。遠而不放。麗而不淫。
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公。猶不足
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况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鑑齒時
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陞波闊。
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爲一帙十卷。第目
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
錄。以俟賢臣。

司空安成康王碑銘

昔者重華文命並胄高陽之苗豐邑春陵俱纂帝堯之緒而虞夏
革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梁齊代
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則本枝別幹誕自
何嶽五百之期寶膺命世卜商有問是謂色難承志望顏在公斯
易至如文珍之對食餘幼權之言爵里衛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
凝脂點漆惟公具美歷駕前修峩峩焉非嶽陵之所至浩浩焉總
江漢而爲長故能擊水三千搏風九萬排天闕而俯視掩浮雲而
上征皇帝甄名誕聖何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夏利建藩屏固
葉深根邨霍鄴卬方周啟祚封公爲安成王食邑二千戶允同衛
叔賜寶器於商郊殊異應侯戲桐珪於汾水乃公爲平西將軍荆
州刺史楚之對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陳轅路之殊
品金作貢不異淮海珠璣犀象又無求於晉國況以雲夢九百之

宏侈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禦煩以寡居高而降執冲虛之道無矜
滿之情其爲政也莊敬足以範物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
清貞足以勵俗天監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竊維高
義况復祇承帝命來仕王家免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而
奉作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惠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經塵之效莫
展而峻極先積思所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

昔在文韻五賢二聖漢藩魏屏微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
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令問不已一孝一悌實光行始義府
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用茲先覺道此後知德大心
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宛續地猶小昧
民同世復皇情睦正屬難推轂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誰謂路永江
漢已浮彼蒼不惠遽反成周川迴沂軸塗引歸旒藝文類聚四十七

栖隱寺碑

開方便門示眞寶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語軟言隨方弘訓俯
心降迹逐物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
散八慢九邪一淪而莫曉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
深誠敬所先是歸龕廟自妙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士賢哲偉
人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

給孤焚蕩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因地雖舊域其宇惟新召
棠且思羊碑猶泣況我仁祠義喻生立遺愛伊何形于南邑亦有
庶民經始攸急珠殿連雲金層輝景衢交達巷門臨樹屏玉居推
妙三空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說
敬勤雕鐫芬域未滅斯文在旃

蘇文類聚
七十七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

全梁文卷六十

劉孝綽

十八

全梁文卷六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潛

潛字孝儀以字行孝綽第三弟天監五年舉秀才除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中撫主簿遷尚書殿中郎除安北晉安王功曹史補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擢建康令大同中爲中書郎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爲中書郎兼司徒右長史又兼監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遷尙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中大同初入守都官尙書太清初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有集二十卷

歎別賦

在羈旅兮爲思每居常而不樂意難偕於貽蕩情易邀於隕穫愁

非和而自來，憂試排而不欲，退求己以自省，慨撫衿而太息，位不俟於一進，髮徒彰於二色，名有似於務耕，學無均於譬織，在初歸之爲慶，庶因拙而自收，保私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遊，校小文於搖筆，比楷式於臨流，心每歡於接膝，行如喜於同軌，忽一去而數千，遂離居而別域，阻同被於當寐，乖共滄於終食，唯憑遠望，以代歸負，相思其無力。

蘇文類聚三十初學記十八

爲臨川王解司空表

臣以庸薄，謬竊隆重，職班三事，任摠六條，衣袞坐槐，旣闕論道，馳傳憩棠，尤慚爲政，而俯司土地，仰變陰陽，棟撓之譏，已彰愆伏之咎，爰著今水沴，乃作旱寇，爲災山無蒼蔚，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職是當，於何逃責，乞降茲台步，協此天人。

蘇文類聚四十七御覽二

八百

爲安成王讓江州表

臣聞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忤於銜鑣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爲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豈可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

臣聞六轡沃若不策玄黃之馬九成輪奐無求擁腫之材何則踳

踳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並藝文類聚五十

爲南平王讓徐州表

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粉榆望重非可臥治臣縣頓枕席動移

旬晦恒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應茲恩榮

並藝文類聚五十

爲臨川王解揚州表

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尤慚大小之獄故以結詠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彝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滄

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

臣大邦維屏，旣慚宗子之誅，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開元伯，錫壤參墟，漢啟三僎，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擁部襟帶，跨制數州，西距嶢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棄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歸乎犯謁，藝文類聚五十

爲李揚州舅讓表

人心彼此，盡爲敵國，金柝夜警，和聞晝閉，加以淮水淼漫，危同三坂，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用，報恩雖葬，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耄無庸，心負恩寄，恥辱之甚，非

止老臣

藝文類聚五十

爲晉安王讓丹陽尹表

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

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藝文類聚五十一

爲雍州柳津請畱刺史晉安王表

楚備寶臣秦兵不人齊多君子魏珠恥昭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膺膺於周原包怒怒之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班輪喬卿在政遙投裘服焉馮熊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燮理有光司牧

藝文類聚五十二

爲江僕射禮薦士表

陛下緝禮裁樂化俗移風當辰思治分宵夢相枯岸之珠既論潤山之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斧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鍾聲無愧於東筠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握蘭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水職豫搜揚前竭謏聞先自鄉曲

爲江侍中薦士表

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欺，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字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矚閑刀筆。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人爲難，寔緣所悉。而薦裁文類聚五十三

爲臨川王奉詔班師表

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旣驅熊罷之眾，兼稟雌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繫軹在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玄陰屆節，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茲介冑。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幽谷之士，將封而莫遂。雖荷杖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裁文類聚五十九

爲始興王上毛龜表

巨聞嘉瑞五靈既著方策故名于載可得而傳是以立蔡赤文求表軒黃之政神龜青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寧荷謙夷之慶甲生彞羽靈非銷謫之徵實皇家之巨瑞庶民之休幸

抗文類聚九十九

彈賈執傳湛文

梁大同中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譜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闕出悖慢言語連及於上共執念諱湛昔經殺牛誤又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藉特逢解網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誘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篤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蹈極刑押對鞠書累逢闕過未聞報效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覩廢合之忠甘泉道蕪遠見扶風之罪宜其徇乎東市尸彼轂門南

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逐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
懷鳩之逆雖跡似折奸意由肆憾惡慢於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
已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蚡之難是使王嬙悲於連累黑
要喜於得川太子舍人始興蕃王臣蕭毅幸因社祚爵預藩屏而
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賓未遊於雕苑號怒之容日醉於雷
池致使博徒跣弛慢醉盈路覩顏受辱會無發糾並恕伯厚之心
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譜
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厠預官流刺尚施行輒不禁止

文苑英華

六百四

十九

從弟喪上東宮啟

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
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
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劍匣光芒璧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

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

茲舊愛

藏文類聚二十一

爲王儀同謝國姻啟

卽日主書王靜民宣救安吉主降嬪臣第三息寶臣素里庸族蓬
衡賤品事隔伊緡之禮望絕下嫁之姬而聖慈猥洽皇姻曲建荆
布陋飾已膺凡獎負薪微盾復降肅邕頻煩叨荷內外榮抃

藏文類聚

謝東宮賜五色藤筵蹄一枚啟

炎州采藤麗窮綺緡

北戶錄

段公路云新州作五色藤筵臺時

景牀上常設胡床及筵蹄今海州歲貢藤鏡匣一筵臺一是也又
本行經云河龍女名尼連茶耶上太子寶筵提按筵蹄筵臺筵提
同物異名六朝以後
無此器物矣當考

謝女出門宮賜紋絹燭啟

孝儀啟左右袁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垂賜紋絹二十疋

燭二十挺臣家本貧敝事多蹇闕桓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
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綺易儻乘而不息三
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茲渥之墜實見因心小人微賤豈
能勝報不忘初學記
二十五

除建康令謝啟

所恐長安少年易爲操彈涓城游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

擢輕綬飛駕且見爲榮

藝文類
聚五十

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啟

苗鋒珍筴利極鉤芒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雍孤

擅穿滕之密廬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

藝文類聚六十
卷三百四十六

爲王儀同謝宅啟

昔晏嬰湫隘齊景營其爽塏孫歷無家晉武爲之築館或功高千

載德重一時故蒙考室之榮以降葺宇之澤並辭而處傳芳前載

臣才愧昔人，恩同往昔。豈宜妄荷，重增疵忝。但匈奴未滅，遠當輪奐之美。環堵爲室，遂得歌笑於斯。

爲武陵王謝賜第啟

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迴青路。畢晏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閑居。臣幼自宮掖，長遊城府。雖輪奐之美多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遂葺家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營，一朝弘敞。

藝文類聚六十四

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啟

雕鏤新奇，織製精潔。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六十七

謝始興王賜花紈簾啟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藝文類聚六十九

謝東宮賚酒啟

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羹不得醢。試儔仙樹，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藏文類聚七十二

謝晉安王賜宣城酒啟

孝儀啟奉教垂賜宣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卽慘。於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鬪猴，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過，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廢職。仰憑殊途，便申私飲。未矚鼻取，已觀幘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眠，豈覩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不欺。醅酌之中，猶知銘不任謹啟事。

初學記二十六

謝晉安王賚蝦醬啟

龍醬傳甘，退成可陋。蜺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問雷，未之能覆。嘉

賓流歌若無辭宴藝文類聚七十二
御覽八百六十三

謝都陽王賜鉢啟

珍窮貨貢製極絕金川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
椒靈於器中弄神竅於掌裏足合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觀
遙羌齊寤藝文類聚
七十三

謝東宮賜城傍橘啟

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纖素漢譬封君固以俛正穰橙俯連楚
柚靈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蜜而成甜重似倒影
陽池垂華金堞信可珍若播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藝文類聚
八十六

謝晉安王賜甘啟

使得削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冰壺立消頓館頓除醅
酌追嗟齊相進不剖之實遠笑魏君逢裂牙之味藝文類聚八十
六初學記二十

謝始興王賜柰啟

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冲嗟其夏成子建嗚其寒熟潘園曜白孫井浮朱并見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

載文類聚

八十一

爲晉安王謝賜鸞鳴啟

形類沈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籠吳琬未占復有背如車蓋宵垂卻月口疑犀樓脚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千金之沼

蘇文類聚九十一

謝豫章王賜馬啟

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僂越兩駿駐同八駿循坂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蘇文類聚九十三

謝始興王賜車牛啟

下官安於躡屣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可厝心蒸渥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望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

不能均饗

謝豫章王陽牛啟

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
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既獲坐馳之致馴養廣庭方念載憂
之勗裁文類聚
九十四

北使還與永豐侯蕭撝書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穉鄉雜
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帳難淹酪
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反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
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
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初學記御覽作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
亦以自娛裁文類聚五十三初學記
二十御覽七百七十九

探物作豔體連珠

妾聞洛妃高髻，不妄於芳澤。乞妻長髮，無籍於金鈿。故雲多由於
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妾問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臥。薰芳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

亭掩馥，祇結秦婦之限。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蘇文類聚五十七
文苑英華七

百七

十一
平等寺剎下銘

香薪已燎，花疊盡然。頻果絕其軟言，綿毫收其廣照。紺鉢遺采，託
慕所依。紅瓜餘暉，申悲是寄。因使金表爭構，玉刹競脩。豈止天界
飾其四圍，龍宮陳其七寶。樹似菴林，峯疑鷲色。孕吐仙霧，涌瀨靈
泉。燕室綠雲，精廬切製。漢兼祕殿，宋美御房。義和假道於翠恩，翔
鷲迴翼於飛棟。建章厭勝，未及雕甍。甘泉避暑，豈窮輪奐。檻綴玫
瑰，階填粟玉。絡以如意，飾用沈檀。火齊勝明，燭銀颺采。釋梵奪其
身光，日車貶其輪照。辭曰：

惟茲寶塔，妙跡可傳。盤稱鄴境，樓美涪川。雙龍虛繞，九鳳徒懸。豈如神利，耿介凌煙。珠含魄月，幡垂淨天。寶鐸夜響，銀地朝鮮。檐棲迴霧，砌卷香蓮。翻蠶下梵，墜鶴歸仙。涓沙擾擾，世界綿綿。踐茲勝影，祛彼蓋纏。

蘇文類聚
七十七

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

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已纒譬日，無德稱其道。況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已，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間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還林現疾。夢樹既沈，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爪紺髮。可得崇以妙利，顯用珍函。彼彌掩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則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

禮末又徘徊閭外似救毗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蓮未爲多有銘曰

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產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荷遞起伊

尹慙桑伯陽羞李

劫文類聚七十六案梁書本傳云敕命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卽此

劉孝威

孝威孝綽第六弟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有集十卷

謝賚官紙啟

臣與謝叔俱慙恭聖臣之衝棟實愧魯般之巧叔之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勳行賞爲渥過隆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準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藝文類聚五十八

婚謝晉安王賜錢啟

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舉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
王粲瞻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繡
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

補文類聚
六十六

謝敕賚畫屏風啟

昔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
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補文類
六十六

謝賚錦被啟

色豔蒲萄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
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補文類
七百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啟

齊桓伯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孔糜香飯素糝糗漿五杏七桃靈

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
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魏文類聚
七十二

謝東宮賜淨饌啟

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干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
苞蔗捺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
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魏
文類聚
七十二

謝東宮賚鹿脯等啟

上林絕胡人之博，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之遊，獵李廣之
馳射，遠歸於廚吏，入貢於膳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魏
文類聚
七十二

謝東宮賚炭啟

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冰合，無待王霸之覘，聚而爲嶽，大

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牙獸鱷生烽焰室滿紅光雉喪入而識奢
鼠布焚而無污

謝東宮寶藕啟

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間之僮約子爲靈散得自莊篇楚
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永羞莫敢相輩蘇文類聚
八十二

謝賜棕啟

孫井浮朱

初學記
二十八

爲皇太子謝敕寶功德馬啟

伏惟忘我徇物屈已濟民該天地而大捨揔日月而爲施旣脫軛
於金輪又解驂於紺馬出余吾之水服駒駝之應名高夏后之龍
價倍田方之贖謹當秣以柏葉飴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蘇文類聚九

類聚九

十三

謝寶熊白啟

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
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壁。殆惑朱公之價，色麗燭
銀將堪穆王之寶。藝文類聚
九十五

謝賚林檎書

勇聞齊國，止錫二桃。遠至仙方，裁蒙數棗。豈如恩豐漢篋，賜廣魏
禽。妃女數而僅通，筭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
上靈所貴，下士希逢。藝文類聚
八十七

謝南康王饌牛書

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
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
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藝文類聚
九十四

正旦春籟贊

寶籟陳倉，祠光表神。雄飛帝漢，雌鳴霸秦。排膺激怒，礮翅張愾。雷

鞭失焰，雷車折輪，助標魏教，擅場齊珍，名流晉戟，歌傳漢臣，竊脂
善盜，搏穀難馴，綠鸚智淺，蒼鷹害深，兼姿五德，歸于翰音。

蘇文類聚九十一

辟厭青牛畫贊

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鞞，狡
力難京，肆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名震
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滕嬰進芻，雄兒措
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圖。

蘇文類聚九十四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篋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一終